

何人不起故园情

■乔休

塘河弯弯，岁月悠悠。我在莘塍街生活了二十二年，饮食洗涤，上学放学，串门远行，都离不开塘河。所以说塘河是我们的母亲河，理所当然。

当年，就连自行车都是难得的奢侈品。塘河上的木制轮船，是我们出行的重要代步工具。除此之外是小木船，船老大驼着背，满脸风霜，摇着一把木桨，进一进，退一退。老太太带小孙子出门，坐在小木船里，不急不躁，打开手巾包，掏出瓜子枣栗千金枣儿，摊在膝盖上，嗑瓜子聊天，一天时光消磨在咿哑摇桨声中。我小时候，塘河甚少见舢舨舟，后来才多起来，以运送货物为主。

我们平时赶路，普遍选择水轮船。轮船使用柴油车，船背中部突出一只烟囱，腾腾腾冒着黑烟，缓缓离开瑞安白岩桥埠头，驶向温州小南门埠头，航程三小时四十五分钟。第一站停靠九里汇埠头，第二站直落桥头。这就是莘塍街的水路要塞。

作为塘河沿岸重要交通工具，河轮船内设置简陋而实用。在船板上固定三条长椅，中间椅子略宽，以上下两根木条一分为二，既当分界线，也代替靠背。旅客面对面背对背坐着，脊柱有木条隔着骨头的痛感，当时的人，普遍营养不良，所以痛感也是相通的。

四十来人在船舱一坐，轮船吃水就深，河水在船沿一荡一漾。船舱密不透风，那就从船沿穿过去，河水渗透布鞋，隔着尼龙袜，都感觉到冰冷潮湿。

船舱里，鼓词正唱到节骨眼上，盲琴师赵先生血脉偾张，声嘶力竭，琴板频鼓劲敲，《五虎平西》起高腔：“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志壮山河贯长虹。为君分忧帮社稷，奋勇杀敌报国忠……”

小贩提篮小卖来回穿梭：“馒头油卵五香干啦。”舱内声浪冲撞，繁杂无比。爱清静的人，爬上船背晒太阳，河风扑面，很是惬意，连空气都是澄透的。

船到河岸开阔地带，柴油车啪啪闷响，回声在旷野传来传去，船舱飘出的鼓词，听着就虚了。轮船速度很慢，岸上风景似停滞不前，沿岸一只只高大烟囱，雪茄似的，引人注目。渐渐发现烟囱，慢慢看着它接近，又缓缓抛在身后。轮船啪啪啪响着，钻过莘塍桥洞，慢慢腾放了低速。直落桥头到了。

船老大丁大哥把着舵盘，丁二哥收一

圈零钱回来，把票箱搁到老大身边，搭凉棚瞭一下岸上的人，猫腰攥了缆绳，离岸还有一米地，就跃上埠头。轮船还有冲力，和旧轮胎一碰一碰，磨着擦着缓缓停靠。老二也不去拴桩，将缆绳绞在手腕，牛踏扁一样的脚板，顺势往前蹬上三步，掣住轮船。

丁老大开船时间不短，缺人帮忙，老二小学三年级就辍学，帮着卖票打缆。在轮船将停不停、擦岸荡漾中，见旅客鱼贯跨上埠头，老二便往虚空点下头，跳回轮船。老大扳了方向盘，船头向左拐，往岑岐、河口塘埠头开去，一路上去，那是塘下镇的辖区。

直落桥头一片喧闹，“甘蔗荸荠双炊糕”，叫卖声响成一片。这是一个有路廊的埠头，鹅卵石路面凹凸不平。街面上有一间小型供销社，销售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。门口有一个木栏杆，姐姐和我在那里，用五分钱买过刀豆罐头，坐在栏杆，打开来吃，其味鲜美。

这间人称“生产资料”的供销社边上，有间胡士开办的长虹照相馆。五十多年的老字号，囊括所有莘塍人的照相生意，周边地区包括城关镇、河口塘、塘下、丽田、韩田的姑娘，都会呼朋唤友，赶来拍摄美人照。

和长虹照相馆隔两间白铁店，是生产莘塍五香干的介春酱园。凡是富庶之地，必然一地吃货。当年坐长途车经过飞云江码头等待轮渡的旅客，想必都对窗外提篮叫卖莘塍五香干，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《民国瑞安县志稿》记载：“1938年，莘塍酱瓜销往外地。”莘塍酱瓜就产自莘塍介春酱园。它另一个名牌产品，是莘塍豆腐

干，又名莘塍五香干，亦名介春五香干，以口感和回味鲜美名闻遐迩。莘塍五香干选用当年新豆，经过浸水、磨细、滤净、煮浆、结冻、压挤、切块，用双缸酱油和香料制成，放在通风处凉干后上市。

介春酱园原名皆春官酱园，始创于清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由莘塍中村人蔡世明筹资合股创办，厂址在莘塍直洛前村，1927年更名唐春官酱园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企业资不抵债，濒临破产，戴锡九等人筹集40股资金，每股法币500元，共2万元继续经营，易名介春酱园。莘塍五香干如此出众，和优质黄豆、独到工艺有关，与当年塘河的温润水质，都是密不可分的。

塘河的水，有时好得像碧玉，这和源头瞿溪、雄溪、郭溪，及大罗山、集云山山涧溪流水质有关。我母亲最爱说的话，有一句叫“见水无净”，现在想来，应该理解为“见水物净”。沿岸人们洗涤东西，都依赖着塘河水。

小时候，我跟着姐姐，每天下午都要抬着空铅桶，到河埠坦头取水。姐欠着身子，拿铅桶在河水里一荡一漾，咬牙提上水来。我扛着竹扁担看着，把扁担穿进绳子。姐弟俩一前一后，躬着身子，吃力地把水桶抬回家，扳着桶底，吃力地把水倒进水缸。

几十年过去，物是人非。到现在，还偶尔梦回塘河，感触深深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怀念塘河上的人与事，我常重回河边循踪，塘河沿岸高楼林立，商贸繁荣，春风百里，岁月如歌。看天边出现大片火烧云倒映在塘河上，气象万千，煞是悦目。明天，一定是个晴朗的天。

夏日湖畔

■林娇蓉

湖水曾洗刷出洁净的天空
湖水曾打捞出湿漉漉的城市
几只不知趣的青蛙“扑通”入水
乱溅的水花把真相一一掩盖

一夜间，湖面上新长出整排的耳朵
像我皮肤上冒出的水泡泡
它们贴着水平面聆听

和风细雨抑或风雨大作
这种叫水葫芦的植物
把我的鼻子叫醒，把我的眼睛染成深绿

记忆是有根的
看吧，在浅处
一枝枝新藕，都在原来的地方
结出疤，长出白色的、粉色的回忆

记忆中的老屋

■王秀贞

老家离母亲家有一段路，农村陌陌交通，巷弄交错，穿街走巷，只要你去探索，基本没有死胡同，都是可以殊途同归的。

平素的我是个循规蹈矩和恋旧的人，习惯常常在我心中定势，比如，在哪一个单位做什么工作，在哪一家店买东西，穿哪一类风格的衣服，走哪一条熟识的路，基本很少求变。所以，也错过了很多精彩的遇见。

这一日，忽然起了兴致，走了一条平素都没有走过的小径。兜兜转转处，发现了这么一幢老屋，左厢房，右厢房，当中还有公共开放厅堂，跟童年记忆中的那么相像。

记忆如潮般涌来，趟过记忆的河流，尘封的往事如约而至。

这样的公共厅堂，是我们摆酒席捣年糕或者做佛事什么的场所。公共厅堂东边的一楼前厢房里，原住着一对年迈的老人（我们叫他们阿太），带着幼年丧母的比我大两三岁的小外孙女。由于木质结构，除了外头烧菜做饭的灶灶间采光稍好外，里面的屋子常年黑漆漆的。偶尔，我也进去过他们的卧室，厚实的带榻的木结构的床坐北朝南，还有衣柜茶几什么的，在暗暗的光线下总觉得有点阴森阴森的。老人的大儿子在民国时期随部队去了台湾，多年杳无音讯。后来的某一年，在男阿太过世之后的某一天，政策开放了，那儿子终于回来探亲了，只是没有成家立业，仍是光棍一条，想必也混得不好。当日母子兄妹相见，近半辈子的天涯相隔，鬓角的白发，满面的风尘，哪还有当年的样子，唏嘘，泣涕！后来小外孙女出嫁，老人过世，大儿子也不再回来，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也不再来过，无人打理，这老屋越发阴森。

我们家就住在公共厅堂西边的厢房。爷爷生病的时候睡在楼下，爷爷对我甚好，什么好吃的都要分一些给我，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孩子而嫌弃我。印象中，爷爷魁梧的样子，穿着军大衣，总觉得爷爷好像还应该留着胡子，周三岁的孩子，主观的记忆可能还有些许想象。我们住在前半间，后半间住着小叔公一家，后来下面造了新房，他们家分了两间，搬下去之后，楼上楼下便租了人。租

在我们后面的是一个俊俏的寡妇阿婆，俩女儿，时常会过来看望。在公共厅堂后面有一张木质的楼梯，很老很老了，重量级的人物踩上去肯定会颤抖吱呀，比如西边楼上的大妈，我常常担心能不能承受如此重量？

最东首的厢房里住的是阿佐公家。阿佐公人很矮，脾气非常暴躁，爱骂人，满口粗话。他平素除了种田，还去拾捡一些牛粪羊粪做肥料或者售卖。阿佐公的儿子年轻的时候挺争气的，书念得挺高，还在当时乡里唯一的影剧院放电影，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，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子，颇为风光。阿佐公老了又患上老年痴呆症，糊糊涂涂到离开人世。如今，阿佐婆尚在人世（2012年春那场大火烧了那一幢老屋，所幸没有人员伤亡），没有住处，儿子在原废墟上盖了间平房，边上杂草丛生，也甚是心酸。母亲觉得老人孤单，时常会带小丫头去串门，有时也给带点吃的用的。

最西首的厢房是二叔公家的，后来改建成两间二层楼挨在我们家边上。二叔公家算是文化人较多的。大堂婶和堂姑教书的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便是。二堂叔写得一手好字，逢年过节，我们便买了红纸排队送给二堂叔写。后来我念了师范，学了毛笔字，二堂叔便让我写，终究不如二堂叔的好。那时家里没什么消遣的，我们一群小孩儿经常聚在两位叔叔家看电视。尤其是漫长的暑假，我们每个白天都那么殷切地盼望黑夜的降临，可恨那时没有网络，电视连续剧每天只播放两集，于是我们时常在白天对剧情做各种想象。如今想来当年电视对于我们，就像如今孩子对电脑网络的热爱。

我童年的老房子，毁在集市的一场大火中，那断壁残垣，曾多年矗立在那里。去年，街道嫌有碍卫生城市的创建，砌了几面墙，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这一切，只留了一道小门，给老人进出。

我童年的老屋，在记忆的深处，在岁月的烟尘里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或清晰，或模糊。我童年的记忆，那一张张斑斑驳驳的脸，重叠，分开，或亲切，或陌生，或辞世，或健在。我童年的记忆，已永远只是记忆罢了！

吃饭新时尚 健康好习惯

公勺公筷

添加亲情

Serving Spoons and Chopsticks • Enhance Family Ties

公勺公筷备一副

无忧无扰享口福

吃饭新时尚 健康好习惯

公勺公筷

减少传染

Serving Spoons and Chopsticks • Reduce Infections

公勺公筷备一副

无忧无扰享口福

吃饭新时尚 健康好习惯

公勺公筷

幸福乘倍

Serving Spoons and Chopsticks • Multiplication of Happiness

公勺公筷备一副

无忧无扰享口福

吃饭新时尚 健康好习惯

公勺公筷

祛除病菌

Serving Spoons and Chopsticks • Eliminate Germs

公勺公筷备一副

无忧无扰享口福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全民健身有你有我 健康人生你乐我乐

